

民国人物大传

系列

关河五十州◎著

从小人物到『关外王』、『满蒙之王』乃至问鼎关内，张作霖人生起伏、性格、格局、处事手腕全方位还原。

张作霖大传

——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对比中日史料，新鲜揭示张作霖及民国历史的种种谜团

米古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关河五十州◎著

张作霖大传

——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 关河五十州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283-2

I. ①张… II. ①关… III. ①张作霖(1875-1928)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3126号

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283-2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隐秘的江湖 //001

张作霖入帮后做成的第一桩“买卖”，是绑了两大车富人家的女眷。人们印象中的盗匪往往脱不开“烧杀奸淫”这四个字，但匪有匪道，东北“胡子”在后两个字上其实定有严规。首先，为避免动摇军心，“大当家的”一般不能有“家”，也就是娶媳妇（当然也有例外）。其次严禁“压花窑”，即用强迫手段糟蹋女人。对于“压花窑”的人，他们称为“严岔子”，处理很严，一般都是死刑。

第二章 我就是张作霖 //035

张作霖与张景惠、张作相皆为海城老乡，且一见如故，有着相当好的私谊。三人于是结拜为兄弟，按照年龄顺序，张作霖居于老二，他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作相为“我三弟”。加上汤玉麟，张作霖帐下已拥有三员颇为强悍的大将。有人分析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绿林既是晚辈，初起时其力量同其他帮派相比也十分薄弱，后来实力之所以能够扩展得那么快，和手下这几员大将其实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第三章 最关键的一步 //065

在草原追剿的那些日子足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卓绝，若是一个不善于带兵或缺乏江湖经验的人，可能还没过几天，麾下官兵就会逃得一千二净，让指挥官变成光杆司令。张作霖在洮南一干就是几年，部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第四章 说破英雄惊煞人 //099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袁金铠的话一下子就把长久以来潜藏于张作霖心中的一个念头勾了起来。那还是他在八角台当团练长的时候，有一天和汤玉麟喝酒，喝着喝着，兴致上来，他放出豪言：“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在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

第五章 我自有办法 //129

张作霖来到高坎街上，众人迎上前来，毕恭毕敬。张作霖很客气地与大家一一相见，但绝口不提过去的事，概因当年有很多高坎人得罪过他，他怕在公众场面突然提起别人会尴尬和为难。之后，他才单独把几个和他有过恩怨的高坎人请到自己的会客室。这些人被请去时个个心情忐忑，未料张作霖不咎既往，以诚相待，并且很恳切地对他们说：“咱们哥们儿，年轻时闹过摩擦，算个什么？早忘了，我早忘了。老实说，没你们打我，我还没有今天。”

第六章 明人不做暗事 //157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觑的一股军政势力，在杨宇霆崭露头角

的时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学也多已居于显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树铮就是一个。徐树铮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杨宇霆要大一期，但两人在性格、能力、经历上极其相似，也特别气味相投。同时，徐树铮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赖的程度，甚至还要超过杨宇霆之与张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灵魂之称。有了这层关系，杨宇霆联络段祺瑞，便只要与徐树铮打好招呼就行了。

第七章 相约取天下 //191

在奉系军人中，郭松龄向以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著称。当时奉天的一般读书人多数喜欢阅读旧史书，只有郭松龄爱看新出书刊，一般军政人员多少都会涉猎一点喝酒赌博，唯郭松龄从来不碰，也不与这些人交往。他教学时也是一板一眼，不但敢于严格管教学生，还会毫不客气地对队长、区队长进行约束。按照军校内约定俗成的规矩，教官是不能管队长的，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郭松龄性情古怪，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郭鬼子”。“郭鬼子”谁都看不上，也不结交，唯有张学良是极少的例外。

第八章 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227

实际上，就算张作霖本人要出面谋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有一次，张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帅府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从内宅出来，他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副官说：“我还有事。”说完便扬长而去，事后张作霖也未有丝毫怪罪之意。不仅如此，每当部下中有人被任用为县知事或税捐局长时，张作霖还会在谈话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第九章 他真的叛变了 //255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与青少年时期那个在刀山火海中闯荡来去，从来也不皱一皱眉的“张老疙瘩”相比，如今的张作霖虽然在政治场上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油滑，但论起打仗和与之相应的能力胆魄，却显得越来越不济了。杨宇霆后来对别人说：“张老将军（指张作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他指挥军队乱出主意，毫无定见，而且胆量又小。”

第十章 上了马就不肯下来 //287

随着“让贤”的戏份暂告一段落，张作霖突然脸色骤变，一边眼光四顾，一边询问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闻声从后面角落里站起应道：“我在这里。”张作霖大声对常荫槐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

第十一章 黎明前的灯胆 //319

从以下犯上的角度来说，这几乎就是郭松龄反奉的翻版，那郭松龄毕竟是张作霖的部将，张学良却是他如假包换的亲生儿子。身为被父亲授予兵权和托付重任的儿子、未来的“太子”，竟然企图以兵谏的方式逼老爷子归附北伐军，这也太违背常理了，所以当时在张学良手下做事的人，多数不敢相信。只有深知张学良思想和了解他性格的人，才能判断出这件事完全可信，刘鸣九就曾说过：“张先生做事情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

清末光绪年间，辽河下游有一座叫驾掌寺的村庄。驾掌寺一带地势低洼，总共有包括辽河等七八条河流在此处汇流南下，从营口入海，民间称为“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由此便造成了当地土地的瘠薄与农作物的广种薄收。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驾掌寺虽然农业不兴，但因为位于辽河沿岸，乃是各口岸前往营口的交通要道，所以市面倒是颇为繁华，也为很多人带来了弃农务商的机会。除了做小商小贩外，当地还有两种“职业”。一种是“耍混钱”的盗匪，另一种是“耍清钱”的赌徒。旧时东北黑道上流传着一句口诀：“千山万水一枝花，清钱混钱是一家，你发财来我借光，你吃肉来我喝汤。”

如同口诀中所言，虽然盗匪和赌徒“耍钱”的方式区别很大，可毕竟殊途同归，都是要通过不太光明的手段来取财，完全称得上是一家人。也因此，据说东北盗匪抢你抢他，但绝不抢劫赌徒。驾掌寺的张有财就是个连盗匪都会手下留情的职业赌徒，他终年在各处“放局”，也就是设赌抽头，因此回家时间很少，但每月都会托人往家捎钱，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883年春末夏初，张有财突然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捎钱，以致家中生活都发生了恐慌。张有财的妻子王氏非常着急，她把三个孩子叫到跟前，嘱咐他们分头前去寻找，同时又托人打听，但始终都得不到下落。

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家中养的一只大黄狗从外面回来，向着王氏狂吠，并用嘴扯着她的裤腿往外拽。王氏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也就跟着黄狗往外走。约莫走了有一里多地，黄狗钻进了一处小树林。林边原本落着许多乌鸦，黄狗一来，这些乌鸦才受惊飞起，整个气氛显得很神秘古怪。

树林里究竟有什么？王氏走进去一看，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再仔细一瞧，赫然就是自己的丈夫，只是他身负重伤，而且已经死去很久了！

没关系，里面是空的

王氏又惊又痛，赶紧回村请“乡约”（村里管事的友邻）代他报案。驾掌寺所属的海城县接案后，知县率衙役前来验尸，证实张有财“全身无伤，惟脑后被带刃的硬物打伤而致死”，同时现场还遗留了一把铁镐，被“乡约”认出是本村王小二所有之物。

县令立刻传讯王小二，但王小二早已不知所踪。不过案情至此也基本水落石出。原来这王小二是个赌徒，案发前他在赌场上输给了张有财，但又拿不出钱来付赌资。张有财赢了钱自然是“千欢万喜，头颠尾颠”，听闻王小二老婆有些姿色，他一时兴起，竟然半真半假地对王小二说：“你拿不出钱来，这不要紧，先将老婆送过来抵债，等你凑够了钱，再把老婆赎回。”

孰料王小二亦是当地的小混混，并非善茬。张有财话一出口，他就动了杀机。在假意答应，先求得脱身之后，王小二埋伏于路边，在张有财回家路过小树林时，乘其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镐砸向对方的后脑勺，当场把张有财给打死了。

虽然查明了真凶，可是由于案发时王小二已经远逃，如何缉拿就成了问题，而且打官司这桩事，从来都是“天大官司，磨大银子”，只有舍得花钱打点，人家才会卖力气追凶。奈何王氏家徒四壁，终究有心无力，于是这宗人命案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

正所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张有财得意忘形，口不择言，不但糊里糊涂地把自己送入了黄泉路，也使陡然失去经济支柱的家人陷入了困境。王氏生活无着，只得变卖房屋，举家迁往位于二道沟的娘家栖身。

张有财一共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就是张作霖，随母亲迁往二道沟时他已经十四岁了。王氏担心儿子重蹈丈夫的覆辙，就托人说项，把他送到街上高家木铺做学徒工。那个时候有句话，叫作“学徒学徒，三年为奴”，你想跟着师傅学手艺，师傅起初却只会把你当奴仆使唤。在高家木铺，张作霖除了要收拾屋子，担水做饭外，还要看孩子，倒尿盆，总之是整天忙到手脚不停，就这样，师傅还免不了要嫌长嫌短，左不是右不是地难为人。

张作霖生来就受不了这种束缚，有一天他终于发作出来。师傅让干活，一动

不动；数落几句，立马顶嘴；打了几下，还手了！

毫不意外，气得浑身发抖的师傅把他赶出了门，木匠活当然也学不成了。王氏没有办法，只得又凑了几吊钱，让张作霖去卖包子。这是个不怎么需要垫付本钱的活，每天张作霖从包子铺赊账上货，然后背到附近各村去卖，卖完后再结账交钱。

卖包子同样很辛苦，顺利时还能赚上几个钱，但更多的时候是根本卖不完包子，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就只能自己把剩余的包子吃掉，为此他时常拖欠包子钱。有一天下着小雨，没几个人出门，张作霖找不着主顾，郁闷坏了。正在发愁之际，他看到一群老太太正聚在一间屋子里玩纸牌赌钱，就凑上去瞧热闹。

王氏最怕的就是儿子再跟赌博有染，偏偏他的儿子又继承了其父的基因和兴趣。只看了一会儿，张作霖就心痒难耐，向老太太们提出带他一道玩。老太太们知道他没什么钱，哪里肯答应。张作霖就以装包子的篮子作抵押：“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有包子，你们怕什么？”

到底是初次玩牌，没有经验，和三个老太太一桌玩了几圈，都是张作霖一个人全输，为此还搭上了卖包子所得的零钱。

老太太们耳聋眼花，手脚不灵，凭自己的这点机灵劲，竟然还不是她们的对手？张作霖正在懊恼，忽然外面起了一阵大风，把门窗都吹得咣咣作响。他见状穷极计生，猛地把身子压到牌桌上，一手按住自己的钱，一手把别人的钱统统搂了过来，然后下地就跑，一边跑一边嚷：“这风太大了，钱都吹跑了！”

三个老太太起先还没明白过来，等到弄清小货郎是在抢赌资，才又腰顿脚地在院门口朝他的背影大喊：“扣你的包子！”张作霖听见了，就在不远处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嬉皮笑脸地说：“没关系，里面是空的。”

篮子里的白面包子早就被张作霖吃光了，发现真相，老太太们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胡子

包子生意至此是做不成了。王氏于是又向邻居借了一笔钱，买了些鞋面、胭

脂粉、小梳子、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让儿子到各处去卖。按照母亲的要求，张作霖背起货郎担，拿起唤铃，重又开始走街串巷，东游西逛。

货郎生意并不比包子生意更好做。每到一地方，张作霖只要一放下箱子，人们便会围过来，挑这拣那，可是热闹归热闹，真正买的人却不多。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张作霖已经爱上了赌博，一旦碰到赌钱的，往往会扔下货郎担上去“耍”。一来二去，不仅输光了卖货赚来的钱，连货郎担也归了别人。

看到儿子又两手空空地回来，可怜的王氏欲哭无泪。她唉声叹气地对张作霖说：“我们欠邻居的债到现在还没还上，怎么办呢？”

如果之前碰上这种事，张作霖或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不管是卖包子，还是做货郎，都犹如在社会课堂进修，那些张作霖平时能够接触和认识到的人，从店铺的老板、旅店的老客、赶集的大小买卖人，再到学馆的先生、乡里的士绅，甚至是赌场里鬼混的赌徒，都是他的“一字之师”。这也使得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是一个走千家踏万户，知头识尾，懂得变通的“小江湖”了。

听母亲诉说完难题，“小江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一天，张作霖邻居家带崽的母猪突然掉进了村中的池塘。张作霖“看到”后站在池塘边大叫大嚷：“猪落水啦！”村民们听到喊声后都赶了过来，此时只见张作霖衣服也不脱，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并将猪托出水面，赶上岸来。

邻居站在岸边目睹了这一场面，十分感动，对张作霖大加夸奖。之后，又上门向王氏致谢，对她说：“多亏‘老疙瘩’（东北人通常把家里最小的儿女称为老疙瘩，张作霖的小名叫张老疙瘩）救了猪，我们家免受了损失。你家上次借的钱我就不要了，算是一点谢意吧。”

其实猪就是张作霖连踢带踹给赶入池塘的。王氏虽然心里明白，但她也不会犯傻到把事情给挑明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邻居的好意。

一个寡妇家拉扯着几个孩子，实在是过得艰难。赵家沟有个兽医，正好丧妻，王氏便带着孩子改嫁了过去。老兽医为人厚道，听王氏说张作霖东来不成，西来不就，就说：“让老疙瘩跟我学兽医吧，学成了也能混个吃喝。”

东北民间的兽医主要是给马匹等牲口治病。张作霖天资聪颖，对这行又颇有

兴趣，很快就学到了一些相马和医马的本事，这也是他生平掌握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技能。

跟着继父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张作霖重又走出家门，来到离赵家沟不远的图河堡镇，在镇上的一座大车店当起了杂役。图河堡镇子不大，但却是个交通中心，到大车店来落脚的客人特别多，不过其中有不少实际是乔装成客商的盗匪，东北民间称为“胡子”。

在东北，人们常常把盗匪与赌徒并列，所谓“西北连天一块云，天下耍钱一家人。清钱耍的赵太祖，混钱耍的十八尊”。赵太祖指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此君年轻时酷爱赌博，民间甚至传说他与陈抟老祖赌棋，把一座华山都输掉了，因此赌徒皆奉他为鼻祖。至于“十八尊”，说的是十八罗汉。在佛教中，十八罗汉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说法，所以就成了盗匪所信奉的神。东北盗匪往往会在胸前挂一尊小铜佛，此即十八罗汉中的第十七个罗汉，俗名布袋和尚。

传说从前有十八兄弟，家里很穷。为娘的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对他们说：“你们出去谋生吧，一年后回来见我。”兄弟们依言出去闯荡了一年，回来对母亲说：“天下不公平！”

母亲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回答是“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又问他们想怎么办，这群兄弟已经想好了答案：“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

不知道是穷怕了，还是儿子实在太多，已把慈母心磨损得差不多了，老娘这个时候不是担心儿子们吃官司，而是怕牵连到自己，她说：“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

这十八兄弟同时也被盗匪们认为是十八罗汉的人间化身，他们听了母亲的话后，为了不牵连家人，杀富济贫时便戴上了插着毛的面具，民间按其形象称之为“胡子”，这就是“胡子”一说的由来。现实中，由于盗匪们长年躲在青纱帐或山林里，不能剃头刮脸，搞得一个个长发飘飘，也慢慢就坐实了这一名号。

在平原上活动的“胡子”以骑马居多，俗称“马胡子”。这是因为平原上一望千里，骑马抢劫可以做到来得快、去得急，不但方便高效，安全系数相对也高。

不过“马胡子”的马多半是偷来或者抢来的，马患了病，必然只能偷偷地跟兽医接洽，以后若想卖掉，也大多需要兽医转手。张作霖没出赵家沟之前，家里就经常有一些附近的“马胡子”前来治马，到了图河堡镇上后，又在大车店碰到了此类好汉。

漂母饭韩信

“马胡子”主要依靠青纱帐作为掩护，等到青纱帐一倒，便无处藏身，加之随着严冬到来，室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马胡子”们便会打扮成普通客人，扑到车店来猫冬住宿。车店几乎成了“胡子”的第二个家，他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把车店作为抢劫目标。

在张作霖所遇到的好汉中，名头最响的为冯麟阁。冯麟阁是海城人，小时候家里很穷，食不果腹，但身高力大，且性情好动，放荡不羁。他十七岁就当了“胡子”，流窜各地，以强悍闻名乡里。

冯麟阁住店时并未暴露身份，但张作霖凭借自己的社会经验，还是判断出此人非寻常之辈，因此非常殷勤地帮他套车卸车、端茶送水。冯麟阁很高兴，就一边端着酒杯自斟自饮，一边当着小家伙的面，海阔天空地神吹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在张作霖面前，一扇窗户逐渐被打开了，里面有一个隐秘的江湖。与身边这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循规蹈矩的人们相比，那里面的故事无疑要精彩得多，而好汉们“喝大碗酒，吃大片肉，分大把钱”的生活更对张作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那时的东北，即便在公开场合，“耍混钱”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走在路上，往往不经意之间就会听到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何况这真称得上是一个不赖的活法，东北一首歌谣唱道：“当胡子，不发愁，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真比神仙还自由。”

当地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地主家来了“胡子”，进了院门就一迭声地喊：“压连子！瓢洋子！翻张子！挑龙！”

这些“胡子”说的都是江湖黑话，“压连子”意谓放马，“瓢洋子”是下饺子，

翻张子是烙饼，“挑龙”是下面条。那气势，那排场，把地主家的伙计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胡子”们要吃啥，地主家就不能不做啥，酒菜摆了一大桌子。吃饱喝足，“胡子”们扔下半桌酒菜，一抹嘴走了。伙计们赶紧上前，边收拾边走，有人尚不知道来的是何方神圣，禁不住问：“他们是谁？吃得这么好！”

“他们是土匪，专吃好吃的。”

“咱们去当吧！”

没过多久，几个伙计真就上山当了“胡子”……

正当张作霖对绿林生涯心驰神往，想入非非的时候，倒霉的事发生了。有一天，“胡子”劫走了堡子里一家财主的马车，失主告官，说是张作霖拉的线。张作霖被以“通匪”罪名抓了起来，后来衙门审讯后查无实据，纯属诬告，才将其释放。

张作霖深感窝囊，他一天也不想在家乡待下去了，于是就跟着一位外出做买卖的商人来到了大高坎。初到异地，张作霖举目无亲，只能靠给人家干点零活、打点短工来维持生计。

高坎北面有个碾子泡村，村里有家姓孙的财主，雇着二三十个伙计，开了一个“饭堂”。张作霖常到“饭堂”找饭吃，一开始“饭堂”的伙计觉得他是小孩，也不太计较，只要他到“饭堂”来，就给免费管饱。可是张作霖去的次数实在太多，伙计们就不干了，常将他拒之门外。

这件事后来让孙家老太太知道了。老太太是个寡妇，平时吃斋念佛，且喜欢积德行善。她可怜张作霖无依无靠，就让管事人把张作霖带到“饭堂”吃饭，还亲自为他缝补衣服和鞋子。

很多年后，张作霖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韩信年轻落魄时，连饭都没得吃，整天忍饥挨饿。一个在河边漂洗丝絮的老太太很同情他，就把自己的饭菜拿出来给韩信吃，连着十几天都是这样，一直到棉絮漂洗完毕为止。这则故事深深打动了张作霖，他十分感慨地说：“孙老太太就是漂母啊！”

在“漂母饭韩信”这则故事中，终于能够吃饱饭的韩信发誓以后一定要重重报答“漂母”。未料“漂母”听后却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实在

是太可悲了)，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哪里会指望你来报答！”

就像“漂母”说的那样，大丈夫顶天立地，首先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十六岁这一年，张作霖离开碾子泡，来到了十里以外的黄家店，给财主“孙鬼子”放马。可是都已经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图河堡沾到过的那点霉运似乎仍然没有走远，由张作霖看管的一匹马走丢了，“孙鬼子”因此将他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张作霖急怒攻心，生了重病，人躺在炕上，一连几天滴水不进。“孙鬼子”见他孤身一人，竟然天良泯灭，在一个风雪之夜，将他抬出屋，扔到了路边沟里。

第二天清晨，村里的樊老汉出来捡粪，发现后就把他救回了家。在樊家，张作霖吃了几服药，又养了一个多月，这才能够下地。

当初孙老太太给他饭吃，张作霖就拜老太太为干妈，自动给孙家放猪、扫院子，现在樊老汉搭救了他，他又选择了在樊家白干活，以报恩情。

有原则的浪荡子

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也不能轻饶，只不过后者还需要一个机会。大高坎是一座繁华集镇，商店、车店、当铺、油坊、饭馆等一应俱全，但凡有点力气或头脑的人，都能在镇上找到谋生之道。正是看到这一点，张作霖离开黄家店来到大高坎。

凭着从继父那里学到的半拉兽医知识，加上自称是知名兽医“河西段先生”的徒弟，张作霖开始行医，而且旗开得胜，一出手就治好了一家油坊的大马。

手艺人能不能揽到活，靠的是口碑。张作霖治马也有一套，把匪首“钻天燕”也吸引了过来。张作霖早就有跟“胡子”打交道的经历及其经验，他很快就通过治马跟“钻天燕”混熟了。

绿林好汉们干的那些事，往坏了说，叫打家劫舍、伤天害理，往好了说，叫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张作霖决定让“钻天燕”为他替天行道，一天夜里，他带着“钻天燕”一帮人抢劫了“孙鬼子”家，抢光财物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来高坎谋生的这步棋看来是走对了。“钻天燕”能够上门来找张作霖治马，不啻给他做了一回活广告，到后来，连杜立三也来光顾张作霖的生意。

杜立三是辽河一带实力不下于冯麟阁的巨匪，和其他盗匪不同，此人不喝酒，不赌钱，不吸鸦片烟，最爱的就是好马，只要谁家有好马，必然要千方百计觅得而后才能甘心。杜立三本人尤精于选马，善于骑乘，他的寨子里共有精良健壮的好马两百多匹，被分为青、黄、红、白四队，每队一色，不但鞍鞯鲜明，马头马尾和马鬃也均扎以各色丝绸条子，以为标饰。

杜立三有一匹跑得最快同时又最不驯服的马，名叫“青燕子”，别人谁都不敢骑，只有他才能驾驭。有一天，“青燕子”病了，杜立三找来兽医，指着“青燕子”对他说：“这匹马你能治好吧？如果你能治好，我封你为兽医官。”兽医说没问题，不料治疗过程中药量用得过多，把“青燕子”给治死了。杜立三当即让兽医为马抵命，下令枪毙了他。

由此可见，不是谁都能或者说敢为杜立三治马，杜立三也不会随随便便把爱马交给谁治，他能找到你，就说明你确实有两下子。张作霖在高坎的身价因而被大大抬高，出现了顾客盈门的情景。

在高坎人眼中，这位外乡人开始今非昔比，似乎都已经走上了发达的道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穿上了时新衣服，腰里有了一把把钞票。与此同时，亡父的那点癖好和德性也再次在张作霖身上发酵，他成了赌场的座上客，经常在赌场进进出出，而且赢了钱便大吃海喝，挥霍一空。

年轻时的张作霖相貌堂堂，唇红齿白，“如一儒生”，没读过什么书，可模样倒长得仿佛书生一样。与他合开兽医店的于六有个小老婆叫二兰子，她暗中看了张作霖，常常主动借钱给他赌博。有一次张作霖外出购药，二兰子假借回娘家探亲，携带细软追上张作霖，想要约他一道私奔。

张作霖虽然有浪荡子的一面，却是个有原则的浪荡子。都说是朋友之妻不可欺，怎么能跟合伙人的老婆有染？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二兰子的要求。二兰子恼羞成怒，就做了一个局，诬陷张作霖调戏自己。于六和家人赶来，不容张作霖分辩，就将他狠打一顿，然后又绑在大榆树上，准备晚上冻死。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一位在高坎开大车店的常掌柜看到，上前问明缘由，这才将张作霖解绑放下。

尽管又一次侥幸得生，但风声一传出去，兽医也就做不成了，张作霖只好暂且在常掌柜家落脚，干些零活杂役类的事。其间，只要手中有钱，他仍会出没于赌场。